生活散记

二十三,糖瓜粘

□张秀丽

在北方,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三,被称为“小年”,是个顶要紧的日子。这一天,人们会祭拜“灶王爷”,预备下糖瓜、麻糖、水果等物品,送他回归天庭,盼他“上天言好事”。

我小时候跟着姥爷姥娘生活在河北农村。刚进腊月,姥娘赶大集的时候就把灶王爷的神像请回家了。我一见就嘟着嘴说:“怎么没买糖球啊?就光买了个灶王爷?”姥娘拍了一下我的头,忙说:“小孩子别乱说,灶王爷要说‘请’!小心灶王爷怪罪你!”我赶紧捂住嘴,再不敢吭一声。

小年前一天,我去隔壁三姥娘家玩。她无儿无女,独自一人生活,因和姥娘相处得好,对我也很是疼爱。

刚一进门,我就闻到了一股甜甜的香气。我使劲吸了下鼻子,一边往里屋走一边问:“三姥娘,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啊?这味儿真好闻。”三姥娘抬起头来,笑眯眯地对我说:“我熬着糖稀呢,等会儿做几个糖瓜,明天给灶王爷上供。”我有些不解,说道:“做糖瓜?我姥娘都是去集上买糖瓜。”三姥娘停下手里的活儿,摸了摸我的头,轻轻地叹了口气:“唉,你姥娘有你娘往家里寄钱呢,我哪有那闲钱啊。”

年幼的我不知道她为何叹气,就低头看向她手里的东西。见麦秸在她枯瘦的指间绕来绕去,就好奇地问:“三姥娘,你这是在编什么呀?”三姥娘笑吟吟地说:“我用麦秸编个小马,明天灶王爷好骑着它上天。”麦秸在三姥娘的指间翻飞,不一会儿就编好了。我拿起来左看右看,小马身上泛着黄白色的光,不亮,却感觉温暖。凑近一闻,小马的身上还残留着麦秸清爽的气息。我一本正经地提议:“给它脖子上拴个红绳更好看,我姥娘说红颜色喜庆。”“好好好。”三姥娘一边答应着,一边往外屋走去。

外屋灶上的大锅冒着微微的热气,三姥娘掀开锅盖,热气弥漫开来,带着浓浓的甜香,这味道瞬间击中了我。三姥娘拿起锅盖使劲扇了两下,待热气散尽,我赶紧挤到灶台边往锅里看,锅底的糖稀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着金黄色的泡泡,看着已经十分黏稠。只见三姥娘先把灶坑里的火撤出来弄灭,然后拿个锅铲把锅里的糖稀铲到一个小碗里,又使劲刮了刮锅底,最后用一根筷子把锅底剩下的糖稀搅成一个小团递给了我:“小心烫,吹吹再吃。”

我接过来吹了吹热气,轻轻地舔了一口,真甜!不是糖精的甜,是带着红薯味道,还有些焦香的甜。甜味透过舌尖,缠绕着刻进了我的记忆。

三姥娘洗了手,用筷子把小碗里的糖稀搅了搅,蘸着凉水捏成三个圆球,然后用梳子在圆球上刻出几道印子,圆球就成了糖瓜的样子。三姥娘把做好的糖瓜放在一个小碟子里,然后把碟子放到条案上,又用碗把碟子扣住。她动作轻柔,带着几分小心翼翼,仿佛怕惊扰了什么似的。

回到家里,我看见姥娘正拿着画粉在红纸上勾画,凑过去一看,画的是一匹小马。我好奇地问:“姥娘,你这是要剪窗花吗?”姥娘笑笑说:“不是,姥娘给灶王爷剪个马,明天灶王爷好骑着上天去。”“那您怎么不用麦秸编一个啊?三姥娘就编了一个,可好看了,我还让她给小马脖子上拴了个红绳呢。”“编小马太费事了,可没那闲工夫。我还得赶着织完这匹布,卖了布给俺妮儿买好吃的。”我看着姥娘剪好的小马,懂事地点了点头:“这个小红马也很好看,灶王爷一定也很喜欢。”姥娘摸了摸我的头,用一块黄纸把剪好的小马包起来放到了茶盘里。

农历腊月二十三这天,正好逢大集,姥娘早早就从集上把糖瓜买了回来。糖瓜用纸包着,我偷偷地打开,数了数,有五个。姥娘看见了赶紧过来,一边重新把糖瓜包起来,一边对我说:“别跟个馋猫一样,等上了供再吃。”

傍晚,天刚擦黑,姥娘就把糖瓜、小红马供在了灶王爷的神像前,还放了一小碗水和几根干草,她说水和干草是给小红马准备的。

姥娘把点燃的三根香插在香炉里,随着香烟袅袅散开,灶王爷的神像也好似虚幻了起来。姥娘掸了掸衣襟,抿了抿鬓边的碎发,虔诚地叩头,口中念念有词:“灶王爷行大愿,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。”等到香燃尽了,姥娘拿起一个糖瓜在火上烤了烤,把烤化的糖瓜在灶王爷的嘴上轻轻抹了抹,一脸庄重:“灶王爷甜甜嘴,见了玉帝多给俺说说好话。”然后把灶王爷的神像揭下来,连同小红马一起放在火盆里。火苗“呼”一下着了起来,灶王爷神像和小红马翻卷着化为青烟。我呆呆地望着,仿佛真的看到灶王爷骑着小红马,顺着烟雾飞向了天庭。

姥娘拿起一个糖瓜递给我,笑着说道:“俺妮儿也甜甜嘴,沾沾灶王爷的福气。”然后拿纸包了两个糖瓜递给我:“去,把这两个糖瓜给你三姥娘送过去,让她也甜甜嘴。”我接过纸包,乐颠颠往出走,身后传来姥娘的叹息:“唉,甜甜嘴吧,嘴甜了,心里的苦就少了。”

来到三姥娘屋门口,我看见她跪坐在蒲团上,面前火盆里的灰烬透着凉意。屋里有些昏暗,她的背影清冷而又孤单。“三姥娘?”我下意识地放低了声音。三姥娘抹了两下眼角转过身来,眼中还残留着湿意。她弯了弯嘴角,笑得有些勉强:“妮儿啊,快进屋来,天一黑凉气就下来了。”我把纸包递给她:“三姥娘你快尝尝,这是我姥娘从集上买的糖瓜。”三姥娘打开纸包,两眼呆呆地望着那两个糖瓜,喃喃道:“难为你姥娘总是想着我。”说完竟流下泪来。我有些纳闷又有些惶恐,急急地说:“三姥娘,天都要黑了,我明天再来。”

我揣着疑问回到家里:“姥娘、姥娘,不知道咋回事,三姥娘看见糖瓜就掉泪了。”姥娘长长地叹了口气:“唉,那年冬天,公社抽调人去修海河。腊月二十三这天,队里派你姥爷和你三姥爷去送粮食,走到半路马惊了,你姥爷摔断了腿,你三姥爷被压在了车底下,还没到县医院人就没了。你三姥娘还眼巴巴地等着他回来祭灶呢,可抬回来的是冰冷的身子,怀里还揣着一包糖瓜。”我愣愣地站了片刻,猛地跑到灶台前,对着曾经贴着灶王爷的地方跪了下去,学着姥娘的样子,口中也念念有词:“灶王爷,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。”

如今,一进腊月,妈妈就催促我:“去给我请个灶王爷回来。”我会心地一笑,赶紧照办。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,给灶王爷的供品也丰富了好多:糖瓜、麻糖、奶糖、酥糖、苹果、柿饼……妈妈甚至还要给灶王爷供一杯酒,我纳闷:“怎么还供酒啊?”妈妈呵呵地笑:“给灶王爷喝一杯,他喝得晕晕乎乎就把不好的事忘记了。”我笑得不行:“您就不怕灶王爷把好的事也忘了说?”妈妈愣了一下,摆了摆手:“不管了,就这样,反正咱家没有抛米撒面的媳妇,也没有作奸作恶的儿子,灶王爷心里明白着呢。”

窗外传来孩子们清脆的童声:“二十三,糖瓜粘;二十四,扫房子……”这童谣里的糖瓜,早已不单单是灶屋里的供品,更是记忆深处无法忘怀的甜蜜,是三姥娘锅里熬煮的滚烫岁月,是姥娘剪刀下的热烈期盼,是妈妈怀中醉人的烟火人间。

诗词曲赋

月亮刻刀(外二首)

□泓 泉

在夜晚的评委席上
月亮的雕刻艺术
一定是满分

一生都被诗人吟唱
阴晴圆缺皆是谜面
霜白的眼眸,银纹的眉尖
不断接受云的擦拭
清辉随时等待万物认领

在未完成的途中
一弯月积攒了所有的温柔
持刀的手精心雕琢
等来盈亏的结果

如同绵长的思念
渐渐消隐,看桂影摇曳
盈亏过处,已是心如止水

在李白醉卧的花间
月光下的面孔,宁静、安然
直到圆满与残缺相互欣赏

小 径

白色的火焰在枝头摇曳
像婴儿舞着小手
渴求拥抱路过黄昏的人
这是多么美丽的念想

风穿过空荡的人间
沉睡的庄园
雪花像一场早到的春

我的视线移向小径
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
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

我才懂得
它全部的生活
是我一生未竟的弧度

私 语

我不懂得雪花
那柔婉而来的清冽气息



在天空忧郁的情绪里
铺展成主题

我不了解
这座山的性格
也不认识这些岩石

我猜想,这些雪花
是天神失手掉落的银罐
坠在岩石的指缝间
它们悠闲地踱着细步
丈量人间的冷暖

松树将青衫
藏掖在雪花的羽翼之下
它们的私语有声有色

一首诗诞生了
与读者的话题同样新奇无比

文献名邦书香杯 读书征文

墨香引梦寄半生

□王贵莲

在书海的浩渺烟波中,总有一些书籍如璀璨星辰,照亮精神的苍穹;总有一些作者,以文字为桥梁,跨越时空,与我们的灵魂紧紧相拥。于我而言,石评梅便是这样的存在。她的作品,引领我开启了一场场震撼心灵的阅读之旅,在生命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

初遇石评梅,是在高中毕业后的一个静谧午后。阳光透过斑驳的叶隙,洒在图书馆的书架上,一本封面素雅的《石评梅散文集》不经意映入眼帘。翻开书页,她那细腻、凄婉而又饱含深情的文字,瞬间将我带入一个诗意与哀愁交织的世界。彼时的我,正处于人生的迷茫期,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徘徊,内心满是困惑与失落。石评梅笔下对生命意义的执着探寻,对爱情的炽热追求与无奈叹息,对社会不公的悲愤控诉,仿佛替我道出了心中那些无处安放的情绪,给我以深深的共鸣与慰藉。

随着阅读的深入,我走进了石评梅的精神世界。她的一生充满坎坷,却始终坚守着对文学的热爱和对自由、平等的向往。早年她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,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,也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生涯。她与高君宇之间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,更成了她创作的灵感源泉。高君宇是一位革命志士,他的理想与抱负深深吸引着石评梅,两人在精神上相互理解、相互支持,共同追求着光明与真理。然而,命运弄人,高君宇英年早逝,这给石评梅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此后,她的文字中充满了对爱人的深切思念和对生命无常的感叹,同时,也蕴含着她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与对未来的殷切期许。

读着石评梅的作品,我仿佛与她同行于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。1992年,我加入了平定县评梅诗社。在这里,我的精神找到了归宿。

石评梅的作品体裁丰富多样,无论是诗歌、散文还是小说,都展现出卓越的文学才华和深刻的思想内涵。她的诗歌情感真挚,韵律优美,如《春的警钟》,“你万缕柔丝,是我灵魂的弦,你一弹一奏,都拨起我心波的颤动”,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内心的情感波澜,让人感受到她对生活的热爱与渴望。她的散文笔触灵动,意境深远,《墓畔哀歌》中于高君宇墓前的凭吊,充满了无尽的哀伤与怀想,同时也表达了她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爱情的忠贞。她的小说则关注社会现实,反映了女性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悲惨命运和对自由解放的渴望,如《弃妇》通过讲述一位女性被丈夫抛弃后的悲惨遭遇,深刻揭示了封建婚姻制度的腐朽和对人性的压抑。

在石评梅作品的启发下,我开始提笔写作。诗歌《红杏初绽访太旧》发表于《阳泉日报》,散文《厨房兼卧室又何妨》发表在《娘子关》,小说《洁白的小手绢》刊登于《阳泉矿工报》,通讯报道散见于《平定报》《中国城乡金融报》《山西工人报》,杂文《金》发表在《山西晚报》。

阅读石评梅,我常常会沉浸其中,与她一同感受人生的喜怒哀乐。她让我学会了在困境中坚守希望,在挫折中保持勇气,在黑暗中寻找光明。每当我遇到困难想要退缩时,她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会激励着我勇往直前;每当我在感情中受到伤害时,她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会让我相信真爱的存在;每当我对生活的不公感到愤怒时,她对黑暗的勇敢批判会给予我抗争的勇气。

1993年,我参加工作后,曾因一次重要的职场考试失利,心情低落到了极点,觉得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,未来一片迷茫。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,我再次翻开石评梅的作品。她在痛失高君宇后,依然能够坚强地面对生活,用文字抒发内心的情感,将悲痛转化为创作的动力。她的故事让我明白,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,挫折和失败是生活的必经之路,只有勇敢地面对困难,才能在逆境中破茧而出。于是,我振作起来,总结经验教训,为下次的挑战积蓄力量。

石评梅的作品不仅塑造了我的人生观与价值观,还对我的写作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她那细腻的描写、真挚深沉的情感表达和独特的意境营造,让我明白,写作不仅是文字的排列,更是情感的流淌与思想的传递。在她的启发下,我更加注重观察生活中的点滴细节,用心去感受周围的人和事,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融入字里行间。我的写作水平也在不断的阅读中得到了提高,曾经那些平淡无奇的文字逐渐变得生动起来,充满了感染力。写作十年后的2003年,《山西晚报》发表了我的散文《云的故事》;同年,我加入山西省作家协会,并先后出版百万字的小说集《娘子关酒话》《娘子关茶语》。

阅读石评梅,犹如与知心朋友促膝长谈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,人们往往忙于生计,而忽略了内心的精神需求。然而,石评梅的作品却宛如清泉,滋润人们干涸的心灵,让人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一片宁静,深思生命的意义。2004年,我赴鲁迅文学院参加第二十八届创作进修班,以自身经历为原型的小说《延伸》入编《鲁院28期学生作品集》。

回首与石评梅相伴的阅读岁月,她的文字宛如明灯,照亮我前行的路。未来,我愿继续与她的作品同行,在书香墨韵间汲取智慧与力量,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。